

向左看 向右走

人生就图混得好!!!

我小人 你君子

老天究竟爱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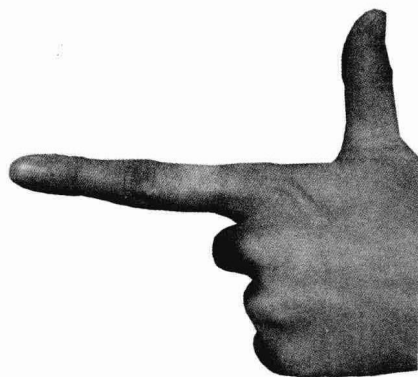
程龙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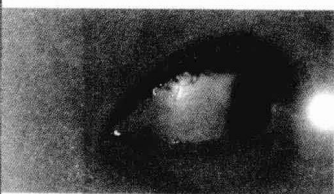
在电视台



作家出版社



程龙 / 著



在电视台“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电视台“混”/程龙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 7 - 5063 - 3953 - 7

I. 在… II. 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309 号

在电视台“混”

作者: 程 龙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03 工舍 + Apple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75

插页: 3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53 - 7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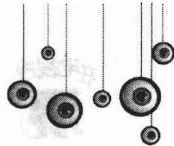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这是一本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必要看的书,也包括男人女人。人说了,不就一本小说吗,胡说八道云里雾里,你又不是什么大腕名家。是是,我不是大腕,将来也不会成为名家,但是我这里写的事说的人可都是真的。你别看胡诌一个地方,九州电视台,胡诌俩人名,刘斌、修建,这可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人说了,那你干嘛不明着写,某某电视台,谁谁谁,纪实文学,好卖。我不敢,我怕人跟我打官司,告我诽谤损害名誉。告诉您,事儿是真的,可真要打官司我准输,没法找证据。再说,文人都是这种没出息的东西,说是实事求是,写到高兴处,难免梦笔生花,添油加醋。看见一男一女进屋了,你就写到关上门完了,不,没有一个文人刹得住闸的,非得写人家进了屋如何如何,自个儿写得兴奋,读者看了高兴,当事人告你一告一准。

话扯远了,说咱们这个电视台吧,说我这书里的这两人,刘斌,修建。干嘛写两人?不写一人,不写三人五人?因为两人不同,典型,有代表性。这两人有啥不一样?不一样。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刘斌个儿高,修建个儿矮,刘斌体胖,那是后来,修建人瘦,那也是后来。说着两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我读者撇开缠绵的电视节目,撇开杀人放火的电脑游戏,撇开真真实在男欢女爱在这上面耗费时间?别着急,且把那都市职场浮躁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绝对对你开卷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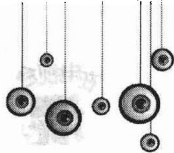


先说这刘斌，工厂工人，没上过大学，30 大几才进电视台，进电视台不到一年，人家就当上了节目部的副主任，你不服不行。你要到当地一问，那叫什么电视台来着？对，九州电视台，问名牌栏目《智力大碰撞》没有人不知道的。人家刘斌是总导演总策划总监制。就是不知道《智力大碰撞》，也知道总导演刘斌。不信你去问问。九州电视台许多大型的节目、晚会，都是刘斌的总导演。有许多第一：第一个春节晚会的总策划总导演（是当地，不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选美大赛的总策划总导演（也是当地的）；第一个开上私家车的电视台员工（那时候台长才有辆公车，桑塔纳，刘斌就开了一辆进口车，大尼桑）；电视台第一个博士，九州大学哲学系授予的在职博士；第一个出版电视学术专著的市级电视台干部（这可以算作全国第一，就连省台，都经常请刘斌去讲课，帮助策划新节目新栏目）。还有一些第一都是听说，没法核实，比如第一笔钱是怎么挣来的，第一个办了什么公司呀，第一个上了谁谁谁呀，这里没法一概而论，书里慢慢说着，您自己体会判断。这会儿人家正在竞选副台长，据我的内线透露给我的可靠消息，十有八九。你说，人要是在电视台混到这个份上，我说你不服行吗？你要问了，是不是刘斌这人特聪明，特好学，特努力？要是那样我就不吃苦受累地写这本书了。特聪明、特好学、特努力的人天下能有几个？没有普遍意义。学问就在这里，刘斌这人不怎么聪明，也不怎么好学，更谈不上怎么努力。所以我说，男孩儿一定要看我的书。大多数人都不会聪明，也不会想吃苦受累地学，更不愿意没日没夜辛苦地干。可是男孩儿都想要刘斌有的东西。怎么办？学学人家刘斌。你要是在职场上都混了十年，还什么都不是，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没看我这书。你说你整天辛辛苦苦，自我感觉怀才不遇，坐你对面桌的那人哪儿都不如你，可人家提拔了，当上你的头儿了，为什么？你说因为我没有请客送礼，没有跟领导搞好关系。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俗了。而且，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那是一着险招。要是你巴结错了，你巴结的领导的对头当了家了，你就永世不得翻身。还是得干，学问是学人家刘斌怎么干。

再说修建，这又是一路。北京电影学院最高学府摄影系毕业。九

州电视台《社会大写真》栏目的创始人兼主持人。编导自己主持节目的,在九州市也是第一份儿,那会儿中央电视台还没有白岩松、水均益什么的。实话告诉你,那都是跟九州电视台学的。修建的节目也是九州电视台第一个在全国的政府将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而且这之后多次在全国评比中获奖,有获奖专业户的美誉。更有一个第一,他的纪录片《聚散》获得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电视节金奖。这不仅在九州电视台,在省里、在全国,那也算得上第一了。说修建是TV精英,估计没有人反对。电视台就得靠修建这样的人埋头苦干,做出一个个好节目,吸引观众,吸引广告,创造收视率。时下电视圈子里流行一句话,好的节目是策划出来的。这话说对了一半。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栏目确定之后,有没有修建这样的精英去创造性地制作节目,就是这个栏目成败的决定因素。说起来修建就是那种特聪明,特好学,特努力的人。您要问了,可是你刚才说了,这样的人没有普遍意义,写了白写,看了白看。不错,有关修建的段落男孩儿可以跳过去不看,女孩儿一定得细琢磨。为什么?修建有个特别,就是除了跟自己的女朋友上床之外,其他女孩儿他是坐怀不乱,没兴趣。别说是在电视这个圈子里,就是大到当今社会人间万象,怎么说也有点邪乎。修建是那种典型的南方人,个儿不高,也就一米六八或者一米七出点头,但是五官什么的都特精致,可以说是眉清目秀。不少女孩儿就喜欢这种类型的男孩儿。说起来修建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结婚就和女朋友住一块儿了。按说他没结婚就能跟女朋友上床,也就能跟不是女朋友的女孩儿上床呀。可是据我十年的观察,没有。要不我怎么说女孩儿一定要看这本书呢。主要是看有关修建的段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说要是嫁个修建这样的男人,多塌实。怎么样在生活中识别修建这样的男人,怎么样把修建这样的男人成功地拿下,看完本书一定会对你有很多的启发。当然了,也许是修建的女朋友有高招,狐狸精装扮成良家淑女,也未必。总之是开卷有益。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先从刘斌说起。



2

刘斌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选择，扔了国营大厂的科长到电视台打工。三十岁的时候不是现在，那会儿国营大厂是一般人就业乃至终生幸福的最高追求。能从工人转成干部，那就更是如穷光蛋一下子继承了一百万美金一样是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可是刘斌却要扔了它们去电视台。那时候电视台还不像现在这样的风光，电视也不普及。也就是因为播出了审判四人帮，转播了郎平的女排得了世界冠军，大多数中国人才开始下决心攒钱托人、搞票排队，打算要买电视机。

刘斌没那么先知先觉，要说这也是偶尔的事。那天他刚在厂子里出完门口那两块他负责的墙报。插一句，不是他自己出，是领着几个团委积极分子干。虽说刘斌是厂子里头的宣传科长，但是画画写字他都不在行。黑板报的文章也不是他写。他那帮积极分子什么人才都有，只要招呼一声，什么事情都办了，这是刘斌的能耐。当然了，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每次他都要对黑板报的内容认真地检查，因为出了问题自然得找他这个科长。所以今天他也是这样，大伙都走了，他留下来认真检查内容，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这时厂子里白班的工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厂门口稀稀拉拉没有什么人。他夹着自己的小包准备回家。一出厂门，有人叫他。

嗨，哥们儿！

刘斌转脸一看：

猴子，你丫的今儿怎么有空跑厂子里来了？

猴子这时开车门从一辆昌河面包车上下来。猴子精瘦精瘦的，叫猴子的多半都是他这身段，外带上这人爱折腾，没规矩，不听话，鬼精鬼精的等等。猴子下车直奔刘斌，到了跟前上上下下摸兜。

你丫的甭装蒜了。

刘斌这人说话原本不是这样，张口闭口总带点脏字。刘斌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政治。虽然父母不怎么管着，但是

从小家教形成的作派，回家进门，无论是见了父母，还是夫人孩子，刘斌都是挺规矩的。只是在厂子里就得这样，你丫你丫的显得亲热似的。说话带点脏字显得你这个人不那么假模假事的，直率，好交，所以厂里人都是这德行。有人研究说这几年有转变的迹象。举个例子，哇赛，什么意思？就是我操的意思，说全了就是骂人话。不过说我操的时候一般没这么恶毒，就一个感叹词。我操你这事干得行啊，这是表扬，我操你也太不是东西了，那是抱怨。不管是表扬还是抱怨，现在人们觉着难听了，于是改个哇赛，既表达了还有点粗俗的感觉，又显得不那么粗俗了。说明时代在变，这是闲话。

刘斌掏出自己的烟递过去，猴子赶紧掏出打火机给刘斌先点上。两人都点上了烟，又都吸了一口，然后差不多同时从嘴里喷出烟雾，烟雾又差不多同时吐尽，这才开始接着寒暄。

刘斌先说，你丫发了，车开上了。

不能说刘斌的眼神里没有羡慕，但最主要的还是好奇，猴子这小子被厂子开除不到半年，这家伙哪儿挣的钱？

猴子往刘斌跟前略凑了凑说：

哥们儿给兄弟帮个忙。

刘斌一愣：帮什么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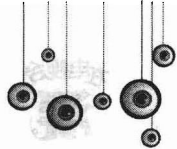
进厂子里给弄几根角铁。

猴子掏出自己的烟递给刘斌，刘斌举举手上还剩的半根烟。猴子也不硬让。

这么个事。我不是给电视台做了一个景吗，景是早就做好了，他们丫的也不说什么，说挺好挺好，不错不错。赶着明天都要录像了，今儿打电话找我说是不牢，怕录像时人多给碰倒了，让我赶紧给加固一下。我说没事，丫的导演什么也不懂特牛逼，说让你加固你丫就给我加固，要不你甭挣这份钱。没辙。我想着弄两根角铁两边给撑一下。

两根角铁你上市场也花不了多少钱。

是花不了多少钱，可是他丫的导演这不是5点多才给我打电话，明天一早就要用。没辙了，只有上厂子里了。猴子看刘斌没有动的意



思,换了一张苦脸:

哥们儿帮帮忙吧。

上厂子里弄两根角铁其实算不上什么事。主要是跟猴子还没有熟到这个份儿上,所以刘斌就犹豫了一下。转念一想,今儿这事还没聊完了,这猴子究竟干的什么营生这么挣钱,怎么又和电视台勾上了,刘斌有一种想知道的欲望。

这么想着,刘斌把抽完了的烟捻了。

走。要几根?

有两根就成。

开车进去?

就得开车。要不出不来。

成。今天坐坐猴哥儿的宝马。

刘斌拉开车门,上车。猴子跟着上车,吱溜溜轰地打着车。挂档松手刹,一抹方向盘,车奔厂大门。刘斌看着心里想,瞧人家开车,一抹上方向盘人就显得自信牛逼。

车到厂大门,门口站岗的拦住了。

刘斌探出半个身子,不搭理站岗的,冲着门房里喊:老吴,这会儿你值班呀,指指猴子,找我的。

老吴欠起身子问了一句:哪儿的?

刘斌一愣,说哪儿的?总不能说这是猴子,咱们厂开除的那位。刘斌心里有点犯嘀咕。一会儿若是出来的时候老吴看见车里拉着角铁,怎么说。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边猴子粗着嗓门道:电视台的。

老吴一听是电视台的,忙开门出来,冲站岗的挥挥手,电视台的,让他们进。

猴子没等门卫有所表示,猛一轰油门,车就差不多闯了进去。

进了厂门眼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路的两边是一排法国梧桐,这都是五十年代栽的,现在有半米多粗。这条路很长,猴子似乎知道上哪里找角铁,车呼呼地往里开。

你丫的现在拿电视台到处唬人了。

不是我唬人，人都吃这个。我跟电视台那帮孙子出去过，二十多岁的小丫挺，进市委大院，当兵的拦着，我心里哆嗦，他丫的一指摄像机，电视台的，当兵的咔嚓一个军礼，乖乖让进。哎，进门到处找吴书记：吴书记呐，哪儿去了。告诉吴书记我来了。你丫的那是市委书记，他小子就这么招呼。一会儿吴书记来了，老远地就走过来，直说辛苦辛苦。辛苦什么呀？进了吴书记屋，书记说请坐请坐，哎，他丫一屁股坐人书记的大靠背椅上。结果书记没地方坐，转一圈自个儿坐沙发上。桌子上香蕉苹果，人家八成是摆设，拿起来就吃，真他妈牛逼。

刘斌听得有点发愣。刘斌这人虽说父母是中学老师，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可他这人天生就胆大，见什么人也不发憊。说这七千人的大厂子，厂长书记也都是了得的人物。别说是一般的工人，就是中层干部想见一下厂长也不是说见就见的，到了见的时候，没有人心心里不哆嗦的。刘斌不介，见了厂长书记，敢开个玩笑什么的。可是如今听了猴子的故事，还真有点含糊。市委书记？这电视台的是不一样。

猴子开着车，走到一个路口，想不起来该往哪边拐，停下来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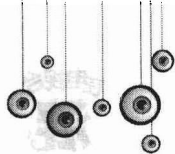
二车间是往左还是再过一个路口？

还在前面。你他妈刚出去混几天，老家都忘了。

不是。我压根就没在厂子里干几天。再说我也不像你，上班到处乱串。哪个车间有漂亮姐你丫就往哪个车间跑。我们他妈工人一上班，就是机器的奴隶。是他妈车床上一个要吃饭要讨老婆的螺丝钉。

你丫怎么跑电视台混上了？

电视台的钱好挣呀。厂里不是把我开除了吗，我得挣钱过日子。先是给人打家具，打一套家具忙他妈一个多月，挣几百块钱。后来我就连人家新房一块儿帮着装修，这样忙俩月挣个万儿八千的。后来有一人介绍我到电视台帮他们做景。我操，一个景十万，我他妈就两礼拜，弄点泡沫塑料，油漆水粉画画。而且那玩意不像给人打家具装修房子，哪儿坏了找你。电视台这景都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就扔，再有节



目再做新的。这钱真他妈好挣。

十万那年头数会数,究竟是多少钱知道的人还真不多。刘斌在心里算这个数。那会儿刘斌一个月挣二百来块,一年两千五,从今往后一直到退休,撑死了也就挣这个数:十万。想着心里哆嗦。

车子七绕八拐,在一堆山一样的废钢材前停了下来。猴子跳下车,小心地抬着脚走进去,在里面挑挑拣拣,很是投入。刘斌坐车上没下车,怕是万一有人看见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猴子在铁山上爬上忙下,一会儿工夫弄出来十几根各种粗细的角铁,刘斌有点急了。

你丫的拿这么多干嘛?

留着以后慢慢用。搁这儿都糟践了。

糟践了也不关你的事情。你拿这么多出不了门,不是别的。

你放心,出得去。

是,你出得去,我明儿进不来上班了。

哪那么严重。来,哥儿们帮个忙。

猴子把面包车的后盖打开了,也不管角铁上锈呀泥呀的,这头抱着角铁,让刘斌抱着后面往车上送。角铁太长了,这头放进了车厢,那头还在车厢外面,颤颤悠悠的。刘斌刚一搭手,就让两根角铁挤了一下,就轻轻一下,当时就把手心挤出了一个大口子,赶紧松手。裤子上衣服上已经蹭上了铁锈和灰泥,一看手上,泥锈污浊着往外流血,赶紧用另一只手掐着手腕。

猴子在车厢里往里面顺角铁,见刘斌站着一脸痛苦,就问:

怎么啦?

手破了。

猴子也不下来看看,连一句好话也没有,还一个劲地哂笑:

你丫真没用。

不行,我得上医务室打一针破伤风。

什么你就打针?

铁锈进去了。

你丫就没吃过苦。当工人的哪个没破皮烂肉过,都像你?

刘斌看着自己的手：

看，肉都翻出来了。你自己出去吧，我得赶紧上医务室。

刘斌说着就往外走。走几步站住了：

你真能出去？

没事。

门口问起来你可别提我。

你放心，哥儿们不会连累你。

不是。刘斌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补充道：你没事，我在厂子里影响不好。

行，哥儿们，谢了。改天我请你。

刘斌掐着手腕奔医务室。走出去老远了，他又折了回来。

哎，猴子，你是今晚去电视台还是明天去？

我操今晚就得去。今儿不弄好了明天录像就砸了。

那这么着。你把车开出厂门，找一个地方停着等我一会儿。我到医务室叫大夫给我包一下，回头跟你去看看。

你去干嘛。那活儿你干不了。

我就去看看热闹，你忙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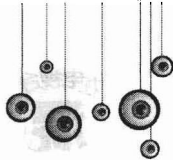
成。猴子装完车，刘斌去医务室。出门的时候门卫没拦着。一般门卫都是查进不查出。猴子开到门口，老远就伸出头来跟门卫打招呼。门卫笑嘻嘻地招招手，等车过去了，再看见拖在车厢外面的角铁，稍一犹豫，车都已经拐弯走远了，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刘斌坐着猴子的车来到电视台。车到门口，猴子老远就下来，颠颠地跑过去，在传达室一小窗户跟前，拨开围着的一群人，弯腰撅屁股地把头使劲伸进去，满脸笑褶子地对里面一个40多岁的女人招呼：

姐，赵导找我。

女人一边手头划拉着给边上的人开着进门条，一边抬眼眨巴了



一下猴子。

你哪儿的？

姐，我猴子，赵导这不是正搞一台大型节目吗，我给赵导做景呐。

那女人看猴子好像是有点眼熟，也就毫无表情地把跟前的电话往猴子跟前推了推：你打电话吧。

哎，谢了姐。

猴子忙拿起电话，急急地拨了一个号。一听是忙音，挂了重新拨，还是忙音。再挂了再拨。

姐，赵导的电话老占线，打不进去。这么着您让我进去得了。我不是老来吗，老麻烦您。

那女人抬眼看了猴子一眼：不着急，慢慢拨。

猴子热脸蹭着了一个凉屁股，脸上的笑褶子往下坠了坠，马上又恢复原位。里面人是坐着，外面人是站着。电话在小玻璃窗里面，给坐着的人预备的，外面的猴子只好继续使劲撅着屁股，把脸贴在玻璃上，一只手伸进小窗子一遍又一遍地拨号。

这时候，围着小窗子的人散去了一些。有的开了进门条进去了，有的问完了事情走了，也有的没找到人磨蹭了一会儿知道没戏也就走了。那女人手头闲了下来。外面的天也差不多黑了。女人看了看外面的天，又看了看急赤白咧拨电话的猴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

赵导弄什么大节目？

智慧大碰撞。猴子在抬头说话的一瞬间，把着急的表情换成了笑褶子。

有票吗？

有啊。猴子一听有门，就撂下电话。您想要几张票？行，我跟赵导说说。那什么，姐，电话还是拨不通。猴子以为答应给弄几张票，女人就会一挥手说进去吧，没想到那女人一面说那就谢谢了，一面从猴子跟前挪过电话：

我给你拨。那女人不紧不慢地拨完号码，搁耳朵上听了听，说通了，把电话递给猴子。猴子接过电话将信将疑地搁耳朵上，还真通了。敢情这电话也他妈欺生。

喂！喂！猴子喂了几声，电话那头没有人回答，只听里面乱哄哄的人声。猴子听见赵导的声音，好像在骂什么人，就冲门房的女人说：通了，赵导正忙着，在骂人。

那什么，要不你就进去吧。

猴子赶紧撂下电话对那女人说，谢了姐。

这时那女人已经给猴子开好了进门条，见猴子撂下电话，就问：叫什么？

猴子。不是，陈建国。

什么单位？

大有广告公司。

女人填好姓名单位，盖完章，把进门条递给猴子。

猴子拨开跟前还围着的零星闲人，奔自个儿的车子过来。刘斌看见4月天猴子脸上急出的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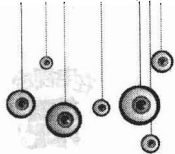
猴子上车咣地关上车门，发动车子。

进电视台这么麻烦？

麻烦着啦。你丫的那老女人我每次来都跟她套近乎，没用。她丫的认识我，就跟我一本正经。猴子车开到门口，把手中的进门条递给站岗的保安，那一瞬间着急的表情很快换成了笑脸。保安看了一眼进门条，一挥手放行，猴子的笑脸立刻又复原。他使劲轰了一下油门，昌河面包车居然像赛车一样昂头往前冲了一下，把刘斌闪了个侧翻。

猴子的车子进了电视台的院，沿着主楼绕了一圈，一直开到主楼后面停了下来。猴子跳下车，说到了。刘斌下车，跟着猴子往里走。先是一道铁栅栏门，跟一般的店铺门差不多宽窄。栅栏门后面是两扇左右开的木头门，进了木头门是一条很黑的过道，过道很宽，两边堆着各式各样的景片，显然都是过去节目用过的，上面落满了尘土。走过这条过道，又是一扇对开的门，门上包着很厚的仿皮装饰，为了隔音之用。这扇门里面还有一扇相同的门，推开这扇门，里面是电视台的演播大厅。

刘斌跟着猴子七里八拐地穿过漆黑的过道走进演播室。他们进



去的方位是演播室的后身,一个巨大的景片挡在眼前,跟过道里差不多黑,定了定神才能看清眼前和脚下的一切。

猴子对刘斌说,这就是我做的景。

刘斌抬头看,第一个感觉破破烂烂。这是一个由三合板泡沫塑料块组成的景片,上面横七竖八地缠着绳子,钉着钉子。有的地方用铁条连接在一起。脚底下是乱七八糟的电线和绳子。电线有曲曲折折爬到景片上的,也有穿过景片不知道伸到远处什么地方的。景片用木棍和角铁撑着,地上又用大铁块压着。刘斌小心地在铁块和电线绳子中迈步,可是防不胜防,还是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什么鼓起来的东西,身子一踉跄,手本能地要去抓跟前的东西支撑。他抓住了一根支撑着景片的木棍,人倒是没有摔倒,可是整个景片被他摇晃得忽悠悠的。

当心。猴子一把拉住刘斌。你丫别乱碰,小心别把景片弄倒了。

刘斌小心翼翼地放开手,再一看,真是,刚才幸亏是抓了一根棍子,要是扶着了一块泡沫塑料,非把它掰下来不可。平时里看电视,演员站在富丽堂皇的像宫殿的景色前唱歌跳舞,敢情背后就是这东西。这么想着,刘斌跟着猴子转过景片,来到正面。刚一从黑乎乎的背面一步迈过来,一下子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眼前豁然一亮。一个足有20米长的景片,围成一个半圆形,在几十盏各式各样的彩灯照耀下,金碧辉煌。整个景片以金黄色为主色调,几条巨大的彩带从高处垂落下来,景片正中央几个金色大字:智力大碰撞。在这个半圆形围成的空间里,一边放着四张形状如同美国总统发表演讲时用的小站台,这是参加比赛的选手的桌子。桌子前面有一个黑乎乎的方块,估计是显示成绩的记分牌。另一边是五六排阶梯座椅,是现场观众的座位。现在竟然已经坐满了人。看样子这些人已经在那里坐了不少时间了,一个个神情懈怠。场地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小高台,上面也有智力大碰撞的字样,显得鹤立鸡群。这显然是主持人站的地方。整个景片包围着的地面全都是玻璃的,每一个方框形状里都有一盏小灯,看上去挺晃人眼。景片的对面是几台摄像机,看上去像厂子里那种立式的钻台,跟平时电视台来厂子里拍新闻手里提的那种不一样。

这景都是你做的?

怎么着？像回事吧。

你小子现在能耐了。

设计是按人家赵导的要求设计的，有美工。我只是管做。

猴子急急地穿过景片，进了另外一间屋子，那是导播室。刘斌跟着猴子进了导播室，抬眼首先看到的是面前一排电视屏幕，最上面一排大概有八九个，都开着，每个屏幕上的图像都不一样。有的是智力大碰撞几个字，有的是两三个闲极无聊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的观众，有的是一个选手的台子，还有的是地上的一堆垃圾。刘斌反应过来了，这是演播大厅摄像机拍摄的图像。

这排电视屏幕下面还有两个屏幕，一个是彩色的，一个是黑白的。刘斌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电视屏幕前面是一张大台子，左边是一排排麻将牌似的按钮，右边是几排小旋钮。台子上的按钮有的亮着灯，有的黑着，刘斌不习惯这种东西，看了让人眼晕。

猴子进门就是给人点头，问赵导呐。导播室里有四五个人，有的有事，有的呆着，可是没人搭理猴子。猴子转了一圈无趣，打算外面找去，这时进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后面跟着两三个人。导播室里的人一见老太太进来，有人赶紧站起身来，让出了导演台正中的椅子，老太太看都没看，一屁股坐了下来。跟着老太太进来的一个人还想解释什么，老太太冲着他一瞪眼：

赶紧找去呀，还磨叽什么！

那人赶紧就出去了。那人刚走，跟在后面的另外一个人赶紧上去填补了那人的位置，把手中的一个纸卷展开来，指着上面的设计图说：

赵导，摄像提出这个参赛选手的台子要往主持人这边挪一下，不然镜头出不全，出全了就穿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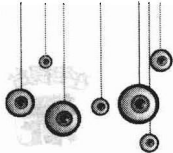
那就挪吧。

可是那些台子都是连在地台上的，没法挪。

叫施工的把它起了。

那人走了。后面人又替补上了：

赵导，明天张总来了坐哪儿，得赶紧定一下，姚秘书又来电话问



了。

我哪知道坐哪儿，坐观众席上。

姚秘书不同意。

不同意怎么着，签协议的时候他又没说要来参加节目，没这一条。

可不是，可是现在人家提出来了，觉着能在您的节目露脸是企业的光荣。姚秘书说了，张总表示了，以后凡是赵导的节目，他们企业都赞助。

可是现在景就设计成这样，明天就正式录像了，改也来不及了。

赵导埋头翻手上的一摞导演台本，那人等了一会儿：

要不就把观众席上加一圈围栏，铺上红地毯，隔出一个贵宾席来？

那就弄去吧。

成，这样我就好给姚秘书回话了。

刘斌在一旁看着有点咧嘴，瞧这导演，多大的派头。别人说话的时候，刘斌在一旁琢磨这老太太。说赵导是老太太其实有点夸张，这女人最多40多岁，可是看上去显老。也不知道是因为电视台常年劳累的关系，还是眼下忙着这个节目千头万绪伤神，看上去很疲惫。头发蓬乱，脸色发青，眼圈幽暗，脸上多了这个年纪的女人不该有的皱纹。

刘斌这么胡乱想着，赵导跟前的人都走了，猴子这才得空上前说话。

赵导，角铁弄来了。

赵导抬了一下头：弄来了干紧干去呀。

猴子被赵导这么一呛，也就顾不得刘斌，赶紧跑出去叫人。

景片和演播室的围墙中间有一道大约两米来宽的空隙。这段空隙是为了方便搭景和固定，也为了留出空间来好让有些灯光能够从景片的背后照射过去，这样产生的逆光效果可以增加背景的空间感。这条空隙由于景片很高，演播室的围墙也很高，所以视觉上显得很狭窄，抬头看上去很压抑。猴子从赵导那里出来，就往景片后面这个空